

攻媿先生文集

二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銘

胡德容安靜室銘

民生之初未嘗不靜私慾害之群邪交騁不操
而存必也元聖勉旃學者無非中性乃若異端
寂滅清淨死灰不然何有於應寧知聖心塵不
著鏡妍媸坐分不將不迎吾嘗從事萬慮悉屏
求靜得擾薰蕕終勝師乃有言求則增病必有
事焉勿忘勿正安則何敢庶幾游泳吾誰與歸
將求安定

趙振文毋自欺齋銘

上欺乎天謂其甚邈下欺乎人意其罔覺事親
而欺所厚者薄事君而欺陷于大惡所利幾何
所喪甚博惟不自欺乃無媿怍一不妄語所守
至約事是今日勿謂為昨推此而行餘裕綽綽
心惟至靈神不可度戒之戒之惟謹惟恪君如
美玉欲資磨琢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族兄德潤硯銘

惟端溪下巖之石藏古麗州之樓氏用以射策

二十六 天龍... 卷六十五 一

閱三世孫子相傳寶千祀

王端本硯銘

四圭兩圭同一邱未聞一璧踞十趾玉有五色
今乃紫磨以禹圭滂雲起羲獻傳家不知幾傲
睨揮毫約詩史淮水不絕壁不毀書種綿綿尚
百世

贊

伏羲像贊

不履而跣不冠而髮是何人歟以治以察手持
圓著畫卦以八嗚呼是所謂古之聰明叡智神
武而不殺者夫

東坡畫贊

出則鳳鳴處則龍卧論議觸海翻聲名塞天破
百謫九死一豪不挫嗚呼固已知前無古人後
有作者殆恐無有過之者也

呂真人贊

神氣旺雙瞳碧一劍橫飛萬里瞬息傍人道是
呂洞賓堪笑傍人初不識

自贊

平生愛讀書眼昏健忘不如故平生愛爲人只

有照管不到處老矣百事好罷休山林如許盍
歸去惟有媿處便須攻攻到無時方始住

伯氏小崑山贊

崑山片玉大不彌掌數峯天成暗合心匠懸崖
峻嶒咫尺千丈主人樂山一見技癢環以清泚
碧樹增兩海岸孤絕大士俯仰我亦膏肓誰會
清賞援琴對之萬壑同響

十六叔祖畫贊

猗歟先生嘉遯巖谷中無一塵高視流俗面壁
宴坐形骸土木是誰丹青寫此面目旁觀未知
既笑而嘻此身見在何以假爲先生粲然徐曰
不然若謂是假何必此畫咄哉此身又豈其真

趙禹川畫贊

一室懸罄萬緣俱掃道窮而志益堅心灰而形
不槁予實敬之蓋宣和西洛之貢士而淳熙宗
室之遺老也

陸從老真贊

綸巾野服河目海口膏肓泉石而能起人於九
殞之餘銜盃漱醪真欲遁迹於千載之後是將
傲睨塵埃之表蓋隱於藥而逃於酒者也

莫子大畫贊

目光深碧長鬣如漆少從諸公故身處韋布而有素官之風自適其適故年將六十而有孺子之色是將坐安輿脫世故洗眼以看令子之翺翔而逍遙乎仁壽之域者耶

叔韶弟畫贊

是何爲者獨立突兀目視雲漢若書咄咄江山數千里而氣益增虀鹽十九年而志不屈故能起連桂之墜緒收青氈之故物今旣漸失布衣之高是將歛湖海之豪而歸尋理窟者耶

高會之畫贊

風標秀整興寄高遠澗忍京塵而素衣之色不緇浮沉宦海而鐵硯之志不淺吾欲與之一局以消白日五弦而送歸鴻蓋所謂向若而歎自崖而反者也

趙景瞻畫贊

寫照求贊其詞多妍子求箴規意已卓然余訥於詞爲誦道家之言其言曰和暢命生卑退德生清淨道生慈儉福生君能行此四者而又文之以學富貴何足論當遂爲河間東平之賢

馮義叟畫贊

曳筇者誰曰小馮君謂爲山澤寒儒而有食肉之相疑爲貴介公子而有驚代之文孤標如峯尖之秋隼秀句如春空之行雲退然不言無異稠人若飛書走檄之敏高文大冊之工有能試之老矣是筆力猶足以挽千鈞者耶

汪彊仲畫贊

頭圓骨緊短小精明鍾雙芝之秀擷叢桂之英宦學有傳清白是承勉之哉資稟如此母曰賢於俗人斯可矣冀有以振吾外門之家聲也

豐叔宜真贊

志行超卓風神灑落襲清敏之餘慶傳黃梅之家學弟兄怡怡親髮如鶴故居鼎新樸斲丹腹已而意慕山林身去城郭掃漑松楸以自伸其志甘守簞瓢而不改其樂蕭然松廬一丘一壑搜蒼石之空洞引瀑泉之濺撲信盤谷之可序而輞川之可覓也惜乎急景不可以久留泉石之膏盲又不得而藥吾聞其風欲從之噫九京其可作耶

從子澤修淨業以彌陀像

彌陀何在云在西方垂一隻手接引無際視日
入處知幾由旬一念感通如覲面見莊嚴五彩
聚紫金光全體現前若在淨土汝以色相欲見
如來一念或差萬里懸隔惟此世尊衆稱慈父
汝能供養懺悔歸依家有慈母與佛無二事母
與佛其畢此生

觀音像贊

宜興蔣雲起示余曹仲元觀音像
上有宣和御題筆妙在吳道子之
上且曰上天竺瞻禮大士者衆今
將摹刻山中使來者得此像以供
養用資二親冥福乃稽首爲之贊
慈悲廣大相好殊勝筆意精微乃與佛稱自在
在心固不在相察至秋毫出道子上攜此西還
刻之天竺流傳八方植無量福

定光佛像贊

蟲蝕成文屋漏成痕贈以之中天然者存擬議
則錯思量則昏斷是無人能會徒自饒舌紛紛
直教喚出南安巖主也只解說無門風鈴搖殿
角柔櫓過江村

南山律師贊

曰禪曰教無非爲人惟茲律儀尤切於身仰止
南山與佛無間人天師尊不容贊歎

靈芝律師贊

南山旣遠教道中微化身再來是爲靈芝持律
益嚴護法甚勞靈芝之風南山相高

佛法自天竺流入震旦久矣而四海之外
奉之尤謹今有日本國僧俊苒慕南山靈
芝之法航海求師首畫二師之像求余爲
贊苒公恪守律嚴究觀諸書旣得其說欲
歸以淑諸人余非學佛者吾儒曲禮三千
散亾多矣然見於日用者如入公門而鞠
躬上東階而右足雖造次不可廢也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非律之說乎歸矣
使律之一宗盛行於東海之東于以補教
化之所不及其爲利益豈有窮哉

哲老真贊

本是六一居士後裔却做臨濟老子兒孫拈槌
弄拂便習成出家兒事橫說豎說都不見文忠

之文若是金剛圈渾身透過栗棘蓬作一口吞
直得齒如劍樹口似血盆呵佛罵祖惟我獨尊
真箇了此一段大事也不枉了打破家門

湖心竹谿政講師贊

諸佛諸祖都知源流一片靈臺莫之與儔萬論
千經縱橫受用一段辯才壓倒大衆定交方外
一別九年再見似黃面老子依舊說教說律說
禪指望他一口吸盡西湖水却成火裏打秋千
季札掛劍於徐君之樹吾亦說偈於老師之前
師豈遂無知耶當亦盱衡而爲余欣然也

鑑堂昕老贊

咄這老頑頑於石鐵喝倒又起棒打不殺急裏
翻身當機便拶若教搥鼓說禪也會七七八八
咄把似口羅舌沸何似耳聾眼瞎

瑞巖益老贊

鋪席多年欲捲收又携一錫海東頭雲門不絕
僅如綫命脉有人能續不

涂毒策老贊

涂毒已化一絲不掛誰模其形強爲描畫是見
佛便呵見祖便罵者我銘其塔已成話霸更要

注脚我則不暇爲此老從來顛蹶不知今在何許而精爽猶爲可怕也

雪菴瑾老贊

俊辯不窮靈臺無比庵空無人雪銷成水若道成水流轉未已一點洪鑪永超生死

英老真贊

豎起硬脊梁論交鐵柱杖栖雲庵中若將終身十字街頭蹴踏龍象大地一變直教寸草不留大廈將傾敢將一手扶當翩然去之遠隔風浪維摩示疾幸得無恙且須留取這老古錐要與

二八

文魁下集卷之二

贊一

九

頁八

住山人作箇榜樣

壽上人真贊

年甚高業益茂火冷雲深松枯鶴瘦對鬼神而獨說有翻河之辯口人望爲大道師終不出一隻手邁祖風之高絕挽末俗之卑陋求之吾鄉蓋前有顏聖徒而今見此山之壽也

瞎堂遠老贊

少識師於柯山之菴晚見師於靈隱之南荆棘林中吞栗棘蓬觀堂深處見古瞿曇雲歸列岫月印寒潭真園悟之嫡子而杲風之同參也

圓覺菴澄師真贊

清淨緣深塵勞念絕雖見比丘尼身有古貞女
之潔居然是圓覺菴第一代住持更不須橫說
豎說

偈頌

雙峯二偈

莫把資深兩處尋此心心外更無心道人欲問
資深話自得元無古與今
道非身外亦非中左右逢原作麼逢遶寺尋山
無好處不知門外有雙峯

新昌石佛

費盡三生心與力造成石像一百尺相好端嚴
具足尊五彩黃金妙裝飾道不是佛却不得若
道便是也不得上盡層樓却下來何曾見得真
彌勒

遊金焦兩山以雨而輟

余泐檄行浙西冒秋陽之暴烈漕
河絕流日有焦槁之歎至京口假
舟游二山適是日風雨大作江頭
尤甚豈俗語所謂平生不賣漿者

耶回城道中因憶本長老金山偈
戲續其韻

金山寺畏山焦山山畏寺風雨勸我歸也省兩
頭事

本長老金山偈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
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

跋惠峯詢老所編類海

古德手段決裂剥地破絕地折說道不立文字
未免橫說豎說草庵文字太多只為老婆心切
若不作恁麼看將謂多口饒舌

題老融畫彌勒

乘風欲去東南回頭此意誰參當時蹉過足庵
却來攻媿同龕

西山僅老失牛求一言於邑宰數語
代書

一介扣門尺書在手不是長鬚饋鯉乃知中夜
忘牛拽杷牽犁能耕百畝披毛戴角方得五春
是何西山之餓夫輒挽桃林之處士拽轉鼻孔
不解一鳴剖破藩籬已行十里莫走瀉山舊話
重修雪竇新圖解若庖丁恐遭游刃郇如謝太

且自煖心見角便知必有伶俐袖子蒙頭徑取
更煩明正官司

戲贈怡雲平老

深山中拔出閑身鬧市裏尋得靜處相逢了白
話二通那箇是末後一句不因聞所聞而來不
爲見所見而去嶺上白雲君自怡何時許得同
龕住

送清道者住投子山

一鉢一衲一丘一壑非去非住無相無作一脚
踏著投子機不被傍人輕摸索

二四五

玫瑰子卷第 六一五 倚頌一

二二

顧

戲題珪老借菴

莫道菴子是借底只你也是借將來勸君莫作
來生債盡底還他亦快哉
不知當初問誰借至今久假而不歸畢竟還了
方是了却須還我未生時

次仲舅韻寄拙菴

涵秋古澗落珠旒幾欲相將作勝遊芒屨未穿
心已懶不如莫莫且休休
明月堂前玉几山倦游雙徑却來還舅甥相與
成三隱城郭山林等是閑

公居山外我城中不見成疎見亦空要是歸來
當一見待携藜杖訪支公

莫把坐忘成坐馳歸來須是識真歸壺等投盡
無人拾澹坐藤牀風掩扉

送雪竇壁老住雪峯

雪竇移將住雪峯兩山雪色本皆同莫言此去
人千里明月往來含太空

游雪竇雙塔登雲簷有懷海印雲老

來禮二師遺像小立雲簷一餉欲見德雲比丘
却在別峯頂上

二八三

又題雪竇寺

一一一

角

金叅本老領優婆塞衆求寫選僧堂

三大字示以數語

行者堂中選僧衆僧堂中選佛人道是我却不
不如莫待僧伽梨便與豎起脊梁骨大丈夫休
汨沒一粒爆起冷灰豆十分鈍似遼天鷲赤脚
踏透祖師關神錐擊碎精靈窟君不見盧能只
在碓坊前解道本來無一物

題壽居仁獨說圖

向來八萬四千偈舌端辯才若翻水山空月落
說向誰不如出口入吾耳當時受者亡是公烏

有先生子虛子我却曾見語錄來祇有空空數
張紙

題壁老笑菴

笑甚底笑甚底若要笑時笑殺你說夢夢中洗
泥泥裏頭上安頭以水濟水箇箇一般滔滔皆
是我也要笑來終不欲開唇露齒

題宏老空谷

君看空谷自然空聲有洪纖應則同正爲中虛
聲自應莫將應處做神通

昕老自號鑑堂來住蘆山山中先有

鑑堂

鑑堂來住鑑堂中兩鑑相磨只一同要是非臺
亦非鑑但見寂照含虛空

跋涂毒與惠老偈

我銘師塔而不識面一瞻頂相爛爛巖電橫說
豎說不待饒舌塗毒一聲百獸腦裂

次韻伯父與心聞偈

紹興二十四年伯父帥惟揚時在
郡齋見所與心聞一偈慶元六年
昕老示及真蹟恍如隔世敬次舊

韻

法器何妨待晚成一朝點鐵便成金拽開鼻孔
力無限坐斷舌頭功更深揚子江頭言在耳靈
山會上笑傳心自憐鈍置無香氣四十年來只
似今

汪耐翁以最首座十玄談見示

十首玄談已贅疣勞君頭上更安頭若還又有
九百漢葛藤相纏幾時休

題龍眠畫西域聖僧

放兩不借疊雙足自在在心機在目默然深入
不二門不知師唱誰家曲

戲荅益老寄方竹杖

瑞巖益老寄方竹杖書云不可削
圓也一笑又舉大德拈起拄杖全
得這箇力話謂攻媿下語下得一
任提持下不得奪却作麼生區處
快道快道

家家竹杖只圓光此竹如何得許方削得團藥
無可笑驀然奪去亦何妨咄哉得力處不在這
箇

答東山一老二偈

即心是佛本無難挫却絲毫隔萬山知有毗盧
五千卷誰能分寸費躋攀
閉門深坐日知味無限好山都懶游城裏山中
俱是隱江湖不若兩忘休

送一老住廬山歸宗

久向東山捲藏經鬼神推出舉軍驚從來要去
廬山住好就山中過此生
啐啄同時不偶然史君提起正當年向來鬧市
難行道今日人天聽說禪

千古名山大道場止因賦重遂荒涼後之君子
誰能弛試向山前問老蒼

歸宗法窟寢湮微拭眼餘風靡子遺法鼓一聲
精彩變要如光弼用軍時

廬山面目非難識橫嶺側峯皆是真若待出來
方識破不知何用箇中人

題庠老願菴

下震上艮下動上止分明兩片口脣包著許多
牙齒禍自此出故以言語爲戒病自此入故以
飲食爲忌庠者養也願者養也名庠而住願菴

知他養箇甚底直待吞却栗棘蓬更與吸盡西江水莫問這邊那邊都是一箇道理

題慈溪張氏坐化頌

慈溪董君之妻張氏坐化作頌云
有身有苦無身無苦撒手便行這
回自在栢泉諸人稱之爲下一轉語

苦是自苦有誰縛汝尋是自尋非身爲害既知一物本來無何待行時方自在

書全無用語錄

全公無用無用之用生前已自無用死後葛藤何用雖然如是善用者必自有用不善用者不如勿用試問大衆如何則爲善用有時拈起一枝草作文六金身有時把文六金身却作一枝草用

跋正法眼藏

正法眼藏當時滅却那得許多落落索索問著則差荅著則錯喝也喝不住棒也打不著妙喜更得工夫時與下箇注脚休休莫莫若耍拈花微笑底事不二法門也低一著

卷終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雜著

高祖先生事略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於鄉祖以選爲縣錄事有陰德及人父尤積善某以古學爲鄉人所尊慶曆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爲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

三十八

攻媿文集卷第六十六 雜著

一

馬祖

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爲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衆豐尚書稷舒中丞亶俞待制充表知府轂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既成舒公試鄉里表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亾也舒公爲墓銘豐公書丹表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與後爲浙東提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

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孫弁吳五世孫鐸鉞鑄鏞六世孫汶皆踵世科弁受知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典鄉郡居晝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擾弁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獨全以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晝錦坊樓氏爲詠歸會黟縣尉曹主之言志者十二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質明謁先聖先師以叙列坐臨安教官講夫子出孝入弟之言已某乃作而言曰吾門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內雍穆雖總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爲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爲鄉里師表一時名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相繼金紫孝友絕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門錐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爲聖世名臣竊嘗

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其言其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氣習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間辛苦勞役事正以上世書種不絕故得爲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子皆宜自勉於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於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焉今日之坐於下者年甚少氣甚銳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爲士者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當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啻千萬計爲己之學不至於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不及今無事時自力於學而以家之勢身之年爲可恃謂學無益謂惡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沒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於後人者其將行矣五年而歸中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學駸駸日新道學旣充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古人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眼相視況五年之久乎幸毋忽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而子思以爲吾不能爲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言則有意於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吾於此有感焉豈惟己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剛者之必不亡也

從子颯改字景劉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任中書郎
渢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
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復爲奴婢輩所苦路
氏生濂兄渢怜愛之不忍捨常在床帳側
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
不離左右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
感其意慈愛遂隆濂有識事渢過於同產
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

渢數歲時伯兄尚無恙既奉命於二親而立名
使其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渢渢
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
三子如一日渢既冠將授室上則欲其幹母之
蠱下則欲其教率二季因閱南史劉君傳實有
感焉改字渢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事可謂
難矣後母不以爲子而孝益甚濂非其同產而
愛益篤又况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
母反慈愛而弟亦終能敬於事兄此天理也伯
嫂旣非前後之不同而慈祥盡愛又非路氏比
二季亦能惟兄之聽渢居其間當慕古人之用
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二事行之惟謹

二季亦當如濂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無媿於古人矣尚勉之哉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聞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異而問之自以爲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柰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於盧子嘉鼓之不厭然此曲多潑擺聲蓋他曲所無者二序正聲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爲一曲權輿聲乃發於五六絃閒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者王明之精於琴爲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潑擺雍容數聲然後如舊譜聞而欣然遂亟傳之邪娑娑雞得屈柘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盡古語真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於今絕矣而韓臯論之甚詳且其所謂哀憤躁蹙慘痛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於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痛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得數聲未必真出於古也以其深愜素懷故書以贈明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曾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
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
尚書晦菴數公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
煩君爲貌武洞清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
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顧陸不足進矣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聞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
而絕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
畫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素嚴冷

卷之六十一

雜錄

一

康老

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如所期歸取
疋紙寄之久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
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似韻自
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
煙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爲余畫紙作歲寒三友
妙絕一時嘗問尚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
蓋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邪曰此
雖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蓋欲作人
物須先畫目之上驗此兩筆如人意則餘皆隨
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畫家所未發也自

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入神品尤好作牛自号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於范牛而妙處過之融亡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平生俗姓邢名澄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号草菴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廷賞賚殊渥不知何從得道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猶以去塵俗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康廬經行殆遍聞是山之勝遂投跡爲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形骸泊然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隨則謝遣之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皆幽僻勝絕之地意行獨坐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初亦不知其能盡也山深多蛇忽作二竒鬼於壁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於火端作土臬臬聲爲之革嘗畫龍首半體禱旱輒應頗近於靈怪師亦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巖石尤爲古勁間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遽不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能及也始知向

來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萬變到眼入心一
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
墨畦畛略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
則避之愈深意苟相與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
意清絕字畫亦無俗韻初自言若得爲僧三十
秋瞑目無言萬事休紹熙四年五月某日卒壽
八十僧臘如師言與足菴尤契合相與終始先
一年足菴示寂侍者道元來都下求銘於余師
亦以書見屬未幾而師亡亦異矣師晦藏自祕
雖與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之余亦安能知其所
至陳後山謂淵明無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
於師之畫亦云東坡贊文與可竹石曰嗚呼孰
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此余所以又歎也元
之來也以師所予足菴彌勒像及元所藏牛溪
煙雨二軸遺余師又寄歸牛圖意蓋有在余爲
作三偈元欲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略附足菴
碑陰因慨然爲書之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爲宰而請教於外祖汪少卿語之
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做獸或疑其太簡而

又云百里獨專易得作大才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寢遠龔公滂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踏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爲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喫了一口水喫著一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爲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爲佛邪對曰然叔笑曰汝旣做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爲殃民害物等事

子謙旣挹世科。勅制宰鍾離以此冊請益某不曾作邑無以塞命况近世如呂觀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哉淮堧事簡土風亦淳長民者惟相與安之而已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治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大矣哉莊子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爾循之而行可

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之何所不可亦不必咨是非於人心所不安即是非理循是而行隱於心而安施於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趙元衛勉齋說

余既爲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循齋其季元衛亦以此請爲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

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衛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中則賈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兔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爲言意其爲定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云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

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才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出兔毫爲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邪文質試往訪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矇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此事不復見矣今之聽聲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聲輒能言其休咎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惟祿之而又有相之者而徐生一身餬口之不足噫古道之不行何止此哉

雙溪金君式顯菴說

雙溪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雖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况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爲九京之辱何顯之有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於其側其以

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顧昆季四人今與其季季敏汝
助同堂而居求扁於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
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儼爾籩
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哉詩人之旨也
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爲
急曾不知伐木則專爲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
蓋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爲急至於安寧乃謂兄
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於歐陽公嘗因是以推
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蓋曰陳籩豆以飲酒食一
時之樂耳尚得以厭飫而況兄弟既具如孟子
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
於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
而相合猶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
樂且至於湛言甚樂也平日以此意處兄弟之
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瀟得男其
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
或以爲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
未皆爲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爲土是坤土也
坤爲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也何克之云
欲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
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徐聖可字說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
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 翼祖再入祧廟雖於

三十一

二女

五十一

一四

三十一

禮法不諱爲臣子者要不當以爲名字君聞而
矍然請易之於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
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教胄子有曰無虐無傲臯
陶九德曰寬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栗曰立
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
恃其天資而貴於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
也君其體舜之無傲臯陶之所謂廉又以仲弓
之言而行之不亦善乎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 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

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 主
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獻去國
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
制斤斤幸無闕事一時冊后封拜加恩等皆以

二九五

攻媿

卷六十七

一

三

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爲何
事入院而御藥至亦不聞知既啓御封留正除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
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

主上猶御 重華宮仍鎖南內翰苑故以御筆
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於
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往不知所自也
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
日以季秋淫雨罪已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
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

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千載
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草摘文堂錄本例留院
中臣得珍藏宸翰以爲家寶未遑勒之堅珉謹
齋被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槩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

答

紹熙五年 皇上踐祚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
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
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
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瞽之

三三三

文魁

卷之三

跋一

二

七三三

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
劄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爲盡善仰蒙聖慈
徹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
十月十九日誕 聖之日爲 天佑節內批宜
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內批降批答不
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
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 聖主從善如流不
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
撰詔書及三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僞
號中有天佑二字始改 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 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啓緘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爲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舉也仰惟 皇帝陛下以濬哲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 陛下憂形於色外鋤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臨政而更化廩廩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比年以來姦倖弄權公道幾泯舉場寬縱以私害公士類嗟惋不勝其蔽又慮人之議已也專爲蒙蔽杜絕人言仰賴 陛下聖心感悟首下求言之令繼頒溫詔博採芻蕘真社稷之福今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使精加考閱擇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言實有

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爲諱 陛下隆寬盡下高
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尚此猗
歟休茲臣等旣以宣示寮屬更相勸厲又以聖
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
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誤
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輕於抑揚
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寘在前列然士子局
於文體雖有竒才恐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
深恐上不足以副 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
得人物之真驚惕祗懼夙宵靡遑敢以奎畫登
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然
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
爵祿所能誘者惟 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致
致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爲 陛下
用野無遺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尚庶幾見之

恭題賜陳傅良 宸翰

臣仰惟 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
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旣而置酒
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

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衛
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 陛下爲言二
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
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
謝而退 陛下踐祚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
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歿傅良奏請以宸翰刊
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某待罪瑣闥與傅良
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
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
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

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
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敕戒之
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矍然作而曰偉
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
頌爲警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
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
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
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
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
旣刊奎畫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青當

俟小瘡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國相志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藁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 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恭題 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士圓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爲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祇應豈非爲諸位官耶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廷無事而肆筆匪頒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字也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爲第三甲第八十人臣家衣冠實始於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 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 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藏 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 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 仁宗皇帝所賜懷璉贊頌寶墨上進 上大說 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明之塔以寵之 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已登之樂石惟淨曇模勒 昭陵詩翰雖至今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 臣僧宗印始盡模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後 累朝雲漢昭回之美於焉大備真東南禪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藏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 仁宗賜張中庸卹刑勅書

臣家藏賜吳紹儒恤刑勅書後止書日不知何 帝時祕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 祖中庸所藏 仁宗皇帝暑月勅書一通示臣 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 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而者亦 昭陵所賜 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伸共理之良中庸

爲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勅字別爲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字墜文大小如一末有勅字絕甚相似則是同時無疑日子不同蓋以攷降遠近爲先後至今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非一歲之書也臣仰惟 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暘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旣臨溽暑方甚睠茲縲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湯洗務在清潔

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即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繼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羸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尅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

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
詔恤刑遂爲定制 真宗大中祥符 仁宗慶
曆皆有詔旨而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
知此二勅書實 本朝之家法 累聖遵行尤
以炎蒸爲念肆我 主上當盛暑時臨軒踈決
分命諸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
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
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卹之
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裨身肅括持心篤厚行
其所學不苟於職朝譽藹然力求外補今爲潼
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寶前朝之勅書宣揚德
意於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寃如在畿甸真
可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 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祕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
休復之孫端禮所藏 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
政四字又言其壘文曰帝錄竊疑其不倫後見
昭陵它刻正用此印臣尋考之其字曰籙蓋古
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爲錄字爾
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

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
起刻于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舊
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藏 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九聖語御筆在法當書
嘗與修 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
絕無而僅有有則必謹書之益以臨朝淵默幾
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畀有如尹孝齊公叔
充乃獨蒙忠孝之褒則其賢行真可以信後世
矣三子決科 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趾

三四四

長樂縣志卷之二十一

題跋一

一

三十四

之慶君子之澤流行至今五世孫剡夫與其子
時穆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嘆 累朝
崇篤親賢之盛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
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
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槩竊考印章左曰
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義雲章中古字也 昭陵
多用此印退傅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
能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
畫世所罕見友正不仕故銜中無職守養高故
第中三數十年非孝齊公父子之賢且厚未易

得其書丹也剡夫寓四明有鄉曲之譽時穆登世科爲開化尉奕奕佳公子也其益寶藏以無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 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 神宗皇帝經略西事纖悉周密萬里風煙俱入長筭時內相沈公括帥鄜延閱月才十有六承密詔至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 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求樂事而公亦歸矣臣頃在都下嘗恭覩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謹識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恭題 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對惟胥山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也 祐陵喜於得人聞喜宴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其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

世世寶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山遭時多艱不得躋時於舜禹之前能捐軀盡瘁於干戈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褒然舉首可謂不負 徽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 徽宗御書脩

襖序

臣嘗觀蘭亭修襖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 徽宗皇帝天縱多能游心六藝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真書襖序於青繒中雖曰出於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於藍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

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狎至細書方國之賜聯
翩而下雖遭兵燬遺刻猶有存者茲焉恭覩于
簽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真蹟昭回之光
照曜凡目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于左方歸
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 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
冬甲午 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既已
竣事知宮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 徽宗皇
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

竊惟漢天師道成於蜀而教傳於龍虎山至三
十代而虛靖出僊姿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師
復生誠不爲過 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
拜仰瞻盪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爲晚
矣嗚呼人知 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
乎爲民人知虛靖之僊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
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 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
惟 欽宗皇帝毓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

于臨舊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於正
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祿丞杜良作文皇畫
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
宗於閭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於仁義之
治興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
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紬繹薰陶耳目者莫非
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爲如是事而治
爲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于心肯圖衰
亂乎一意於求治而已仁鑪義鞴道薪德火日
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爲宗廟社稷生靈者炳
焉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
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
嗚呼 欽宗游戲翰墨而爲此固爲萬世法由
今觀之豈不爲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
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
謂如摘瓜手耳取之旣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
足爲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 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爲黃庭堅書今戒石銘
之類是也僞齊尚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

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真嘗觀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奏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爲拙筆書者霄壤矣

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劉蕡之助云

恭題 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瓘既就逮瓘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壩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 徽皇聰察僅得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其爲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卜以栲玳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玳擲之至百

皆然未幾 欽宗即位召歸而璿已下世痛不
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猶傳
於世 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爲郎璿
之孫大年實正由之子也爲臣家壻故得聞其
詳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逵所藏 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祚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
二月 車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
於行在所射殿時虜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

文苑

題跋一

一六

七六八

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褻然爲舉
首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
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於當世臚傳第一年
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

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
應辰誠爲儒林盛事旣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
爲祕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
附已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
化之明年始入爲吏部郎望臨一時自爾入從
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爲世輕重位雖止於內相

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
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達能繼世
科恪守家法仕為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
識綽有父風一日謂臣某曰先公所試策問
思陵御墨既傳于外得為私藏禁中裝潢亦非
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為家寶也其為達識之
臣某再拜聳觀嘆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
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既
出奎畫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一
代真儒魁天下今賢嗣又得真蹟藏弄以詔將
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
為希世之遇雖夏之瑀戈商周鼎彝歎識甚高
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公少名
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
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它嗜好惟以
翰墨自娛始為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
至紹興初專倣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
其筆意措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

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校勘正字張嶠校中庸篇高閎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閱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偏邪駁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經以幸承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字萬機至煩而挾日之間書就終篇書生勤篤者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爲萬世法時趙鼎爲左僕射例得墨蹟爲家藏仍模刻分賜鼎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應辰次子達旣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鳶飛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於此應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 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 孝宗皇帝元命之年

也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於禁
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
珪求記於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
十日珪又來言蒙 皇帝賜以 孝宗所書真
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 孝宗皇帝
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
不倦于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
心內典深味禪悅毗盧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
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 列聖在御相傳
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
乃識其真臣謹齋被書于下方以詔後世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 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 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
四朝盡瘁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
太后天眷至虜主前宣子孝思使虜感動俾予
母子如初洪惟 太上皇帝睿性仁孝天地助
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言炳然亦
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爲兒時聞
臨平道中 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
玉牒與聞史事纔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觀

迎請圖丹青煥爛賦篇贍蔚然後一時慶事歷
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休哉夫以譙公功成之
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
明其功蓋所以發揮 太上皇帝聖孝之蹟過
於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
氏尚有取於斯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